

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

## 第一〇二回 金成英議復曹府 韋揚隱力破董平

卻說那攻曹州的官兵，雖然打著鎮撫將軍旗號，卻不是張繼親身到場。若務要問他統兵的主將，就是前回中戴全、張魁口中所稱，及梁橫心中所欽佩的武解元金成英。原來金成英是曹州人氏，生得劍眉虎口，七尺以上身材，兩臂有千斤之力，家中有五六千金的財帛，最愛交遊，慷慨好施，排難解紛。且略舉他一件故事：那年赴濟南府應武鄉試，作寓於南門大街悅來客寓。那寓主人年紀五旬有餘，也是一身好武藝，見了成英，分欽仰；成英看那主人堂堂一貌，也甚佩服，當下談說，情投意洽，便締盟好。當鄉試士子雲集之時，各處趕集之人也紛紛而至，說不盡那走索的，跑解的，使槍棒賣藥的。就中單表一種穿珠婆，係天津一路來的，手下有三六門解數，無人敢惹他。一日，那寓主人在門首遇著兩個穿珠婆，因點些小之事，一句兩句，爭鬧起來。那穿珠婆出言無狀，主人大怒，即便廝打。鬥不數合，吃那穿珠婆一腳飛起，踢中心窩。原來那穿珠婆的鞋，係生鐵襯底，主人當不住，仰天就倒。那大街上無數來往行人，都立住了腳，不敢攏來。那金成英在房內聞知此事，大怒，飛身出來，輪開五指便去抓那穿珠婆。不提防吃那穿珠婆順勢用兩指額上一點，成英也險些一個踉蹌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成英方凝定了腳，那穿珠婆一腳，又飛到成英面前。成英急閃，便趁勢右臂龍爪一卷，夾定那穿珠婆左腳往後一拖，賣進左腳，踏住那穿珠婆的右腿，穿珠婆仰面就倒。不防背後又有一個穿珠婆一腳飛來，成英忙使個鱗翻身，好出左臂，順勢抓住。兩邊也都看得呆了。那主人已掙扎起，抖擻精神，來助成英。那寓中一群武生，初時未敢打頭陣，到此也狼虎般大吼齊來。只見成英右手把那一個穿珠婆的腳盡力一撕，已變成兩片；左手把這一個穿珠婆的腳往外一擰，這一個只算僥倖，得個半死。看的人一齊喝采，震動了大千世界。穿珠婆的餘黨看見成英了得，又見他有無數幫手出來，叫苦不迭，都紛紛逃散了。成英便教喚里正來，將那一個跌壞的綁了送去報官，同眾武生並店主進寓。那店主口裡不住的吐出紫血，成英甚為著急。不數日，主人死了，成英痛哭不已。

那歷城縣知縣，將金成英毆殺穿珠婆的文案，詳上都省。檢討使賀太平看了案由，驚異道：「此人有如此神力，若使為將，怕不是朝廷柱石。」便提筆判道：「穿珠婆率眾滋事，毆傷寓主致死，律應斬決。今已死，毋庸議。餘黨著驅逐出境。並原交里正受傷未死之穿珠婆，旬日亦愈，一並驅逐。金成英於寓主有同患之誼，因情急，格殺拒捕匪徒，可勿論。」那成英就是這場中了武解元。賀太平極愛他，收為得意門生。成英大喜，便拜賀太平為老師。賀太平贈金成英寶刀一口，名馬一匹，成英大喜拜謝。捷報回家，諸友親賀喜，設筵會客，豎旗上匾，一場鬧熱，自不必說。

過了數月，正值蓋天錫去任，高世德接任之時，成英猛然記念賀檢討，便挈眷赴濟南府。家人都不解其故，只得跟隨同行。一路上曉行夜宿，一日行到濟寧州南城驛。其時正是巳牌，成英忽命停車覓寓。車夫道：「日子早得緊哩。前面平坦道路宿頭不少，何必此處早歇？」成英道：「你只管依我。」當下將家眷行李安寄客寓，造飯畢，只見成英身佩寶刀，步出街頭，各處遊玩。至晚，無事而歸。娘子問道：「官人今日出去，端的為著甚事？」成英道：「我上省赴試時，來回於此地兩次，遇見一魁偉異人。初次我不以為意，第二次我看他兀是英氣逼人，擬欲前去一訪，卻因與寓主算賬，俄延片刻，與他錯過了。今日各處訪尋，杳無蹤跡，只好罷休。」當晚安歇寓中。

次日起行，經過濟寧城一帶桑林，忽見前面一籌大漢，生得虎頭環眼，八尺身材，騎著點子大馬，伴當擗著一口潑風大斲刀，成英在後面遠遠望見。那大漢兀自眼不落放看他的行李箱籠，成英大疑。只見那大漢忽問腳夫道：「你這行李是那位客人的？」腳夫道：「是新科武解元金相公的。」大漢道：「金相公在那裡？」腳夫道：「後面便是。」那大漢便拍馬直到成英面前，滾鞍下馬，撲翻虎軀便拜，道：「久慕吾兄盛名，不意今日得遇於此，實為深幸。」成英慌忙下馬答拜，道：「好漢高姓大名？貴籍何處？緣何聞知賤名？」大漢道：「小可姓李，雙名宗湯，長沙縣人也。江湖上久傳吾兄盛名，小可有緣相遇，請前面楊柳山中一敘。」成英又疑，便辭道：「深蒙頭領錯愛，但小弟此行，赴濟南而後，擬即上京會試，試期將近，王事為重，不敢逗留也。」那李宗湯聽見叫他頭領，便呵呵大笑道：「吾兄何輕量天下士！天下大矣，俊雄豪傑，豈盡無良，何至人人視官家如仇讎，人人盡欲搜羅材能，以為抗命之地哉？彼鋌而走險，據山聚眾，拒捕抗官者，皆庸奴之所為也。吾兄何輕量天下士！」成英大笑，深深謝過，便問道：「足下往楊柳山何事？」李宗湯道：「山中有於潛主人隱居於此，是小弟的敝業師。小弟一身武藝，出自此師指撥者居多。小弟此番特去訪謁，不意中途幸遇吾兄，因敝師亦慕吾兄盛名，故相邀同去一敘。」成英大喜願往，便吩咐莊客將車仗行李在道旁等候。

金李二人並轡同行，李宗湯道：「方才小弟見貴行李上標封，有『曹州金』字樣，就猜是足下。但不識足下生長曹州，何故挈眷而去？」成英笑道：「敝地有一群好漢，證盟結義，當時弟亦在會。後知此輩非安分之人，漸與疏遠。怎奈此輩糾纏不已，弟待欲厲色拒絕，又恐太過。當今新來知府糊塗昏昧，而此輩作姦犯科又勢所必至，弟深恐有意外之累，是以遠而避之。」李宗湯大拜服道：「仁兄真是卓見，此輩速宜杜絕。不然，不為官吏所陷害，必為盜賊所招致矣。」成英連聲稱是。宗湯道：「仁兄見幾，固是高見，然亦何必挈眷同行？」成英道：「小弟祖籍並非曹州，先君某公始徙於此，彼時便有更徙濟南之意，今弟適欲往濟南，是以同行。」說談間已到了楊柳山，卻遍訪於潛毫無蹤跡，二人只得出來，仍到桑陰路旁。成英拱手道：「行色匆匆，未能多敘。此後李兄如有見教，可向檢討衙門一問，便知小弟住處。」李宗湯道：「定來奉候。弟此刻在東京金匱街玉函街，仁兄進京會試時，可來一敘。更有弟之師弟姓韋，名揚隱，亦在東京景岳街新方術，兄如不棄，亦可共與暢敘也。」成英大喜。二人又立談許久，方才各自上馬，分路而別。李宗湯自回東京去了。

這金成英依舊回了家眷行李向濟南進發。不數日，到了濟南，先覓了一所住房，安插了家眷，遂去謁見賀太平。賀太平聞金成英到來，大喜，延入內廳，敘禮畢，備問原委，當時留飲暢敘。自此成英住在濟南，每日進署請安，有時亦在衙中住宿。賀太平遂深知成英不特武藝高強，即韜略亦復淵深。忽一日，成英在署正與賀太平敘談，外面忽投報曹州失陷公文，並報都監梁橫陣亡。原來梁橫與成英至好，成英一聞此信，不覺潸然淚下。賀太平道：「梁山盜如此猖狂，生靈塗炭，何時得了。賢契挈眷而來，真是吉人天相，避開大難，倒也罷了。」成英道：「只可惜喪失了梁都監一員虎將。」賀太平亦歎惜不已，道：「想朝廷必有天兵征討，特未知勝負何如耳。」成英便陡然起了恢復曹州之念，當下卻不發言，退出衙署，歸到私宅，使喚過身邊體己心腹人道：「你到曹州去如此如此，替我探聽消息。」那人應了，便往曹州去了。

等了一月方來回報，成英一一聽了，喜道：「取曹州易為力矣。」正待獻策於賀公，忽聞天兵征討信息，成英且止。及聞宋江全軍攻蒙陰，高俅亦全軍赴蒙陰，成英躍然而起道：「圖之此其時矣！」遂進檢討署見賀太平道：「門生有恢復曹州之策，望老師採用。」賀太平道：「願聞。」成英道：「曹州有可乘之機五，請為老師陳之：曹州之保障，曹南山也，今賊不於曹南山屯兵鎮守，則曹南無犄角矣，可乘一也；烽火營汛多不盡善，可乘二也；聞守曹州者為董平，董平雖東平名將，然勇則有餘，而謀實不足，可乘三也；而更有天假之便者，宋江、吳用遠在蒙陰，呼應不及，可乘四也；曹州、濮州疆域毗連，而賊乃將守濮州之林冲亦調向蒙陰，則曹州孤而無援，可乘五也。有此五利，而不乘機進取，則曹州又未知何日復矣。」賀太平道：「賢契之見極是，但興兵調將其權在鎮撫衙門。賢契如果願往，待愚與鎮撫將軍商之。只有一事卻難，這鎮撫將軍張公，懦弱畏葸，恐其未必肯允賢契之議，將著之何？」成英躊躇半晌道：「倘張公肯委任於我，則門生願獨當一面，剿此狂賊，復我王土。張公不出戶庭而收奇功，諒亦肯欣然允我矣。」賀太平笑道：「此法亦妙，我且為賢契引薦。然賢契身肩重任，大宜謹慎。」成英敬諾。

事出湊巧，適逢鎮撫將軍張繼沾香便路，拜會檢討。檢討迎接進內敘談，便提及曹州之事。賀太平道：「將軍享鎮撫之名，奏鷹揚之績，當此巨寇猖狂，逼臨屬下，將軍其何以處之？」張繼呆了半晌，道：「小弟回去商量。」賀太平道：「將軍職任封疆，

分應與師征討。如須智勇之人，小弟有一人奉薦。」張繼又不吞不吐。賀太平便叫左右：「請金相公出來。」少頃，成英出見。賀太平道：「這是敵門生，上年武闈第一，現在弟處。因數月前上京，中途有彩薪之憂，不遂禮闈之願，此刻極欲投軍，務望麾下錄用。」張繼實無出征之念，又無愛才之心，此時當不得賀公硬薦，只好隨口說道：「好極，貴門生便請到弟署來頑頑。」賀太平道：「甚好。」即著成英隨同張繼回去。

原來張繼是個世襲武職，勉強學了兩枝弓箭。因其世世三公，門多故舊，一路上徇情保舉，直做到這個分位。若要就他身上數件本事，只有一枝洞簫，卻是絕世無雙。至於講武論兵，竟絲毫不懂，兼且性情懦弱，喜逸畏勞。幸得夫人賈氏才智超群，不但家務內政一攬包收，即張繼在署演試兵將，惟仗簾內夫人照悉一切。升降進退，張繼全不調度，只聽夫人屏後註冊，照依賞罰。所以軍中大小將弁，倒替他取了個混號，叫做「公道將軍」。

那日張繼帶了金成英回署，吩咐外書房安置成英。張繼進了內署，夫人接談，張繼便道：「夫人，數月前我接到曹州失陷的公文，我原想這件事不必招攬。朝廷發兵，必然另選大將，勝負與我何干。今日我去拜檢討賀公，賀公倒勸我發兵。我想高太尉堂堂二萬天兵，尚且不取曹州，我去做甚？賀老之言，未免多事。而且硬薦一個武舉，說他可以出征。我害於同官情面，邀了回來，其實真正無用。」夫人聽說，道：「將軍差矣，檢討之言是也。強盜逼近而來，日無王法，將軍節制全省，豈可疏虞？檢討勸征薦士，皆是公心，將軍怎好不聽？」張繼道：「夫人，我實在不高興去。」夫人道：「將軍不必親征，既是檢討有勇士薦來，不妨委之以重任，另外再點幾員強將，派撥本營兵馬，一面起兵，一面申奏，豈不名實兩全？」張繼聽說自己可以不去，又得出征之名，倒也高興起來，便道：「夫人，你看該發幾名兵？」夫人道：「發兵容易，只是那勇士姓甚名誰，想賀公推薦的定必不錯，將軍何不邀他進花廳來敘談，待我在屏後看他舉止議論，便知可用。」張繼便出廳吩咐左右：「請金解元進來。」成英進見，張繼遜坐。敘茶訖，張繼問起曹州攻取之法，成英反覆議論，滔滔不絕，口若懸河。張繼一毫不懂，連聲稱是而已。張繼進內，只見夫人笑賀道：「恭喜將軍，此番出師必然大勝，可以上邀帝眷，下得民心。」張繼道：「夫人何以見得？」夫人道：「吾觀金解元威而文，恭而有禮，其智其勇，當不在雲天彪之下，以此取一曹州，正如探囊取物耳；此所以為將軍賀也。」張繼大喜，便傳令五日內辦齊衣甲食糧，演武場伺候點兵派將。

到了這日，難得張繼竟起了一個大早，拖拖悽悽，打扮些威武行頭。金成英騎馬同往。到了教場，各將跪接，三軍吶一聲喊。三聲號炮，鼓角齊鳴，張繼升座。操演已畢，張繼出令，點起一員都監，二員防禦，餘員大小將弁，八千名營兵，給金成英游擊將軍職銜，帶領人馬，往曹州征剿，三軍同聲答應。只見金成英頭戴束髮紫金冠，鳳翅閃雲盔，週身黃金連環鎖子甲，跨下追風鐵連環大名馬，便是賀老師所贈的，手提乾紅西纓鑲鐵龍舌槍，捧了令箭兵符，辭了張繼。三聲炮響，旌旗浩蕩，出了南門。賀太平親來送行，成英對賀太平道：「門生此去，擬七日內即取曹州。但兵家事難預料，倘或尚需時日，所有軍中糧米，尚煩老師備解。」賀太平道：「賢契放心，此事在老夫一人身上。賢契努力，老夫恭候捷音。」說罷辭別。

金成英提了人馬，星夜前行，不日到了曹州，直抵北門下，只見城門已闔。原來董平自佔據曹州之後，日日操演人馬，備敵官兵。那日聞知天兵二萬，渡河壓境而來，董平分提心，點兵守禦，親身督問，晝夜不解甲者五日。續知天兵抹境而過，方才放心。這日正與程小姐飲酒歡樂，忽報官兵已抵北門，離城僅得三里。董平大怒道：「營汛兵弁都睡死了，怎麼絕不通報！」原來曹州北門外有埋槍谷，地最僻靜，董平不以為意，故此處不置汛兵，成英便從此處殺入，出其不意，直抵城下。董平撇下酒杯，急取雙槍，人不及甲，馬不及鞍，直到北門，一面傳令教鮑旭、焦挺備禦各門，一面吩咐北門軍士趕運灰瓶石子。只聽城外連環槍聲緊急，城上垛子已有幾堵打壞。董平道：「待我單身出去抵當一陣，爾等速速備禦。」說罷，放了吊橋，開門出戰，只見金成英已在濠邊，立馬橫槍。董平見了，更不發話，雙槍直取成英。成英大怒，挺著單槍便戰。這單槍如龍尾穿雲，那雙槍如鳳翎盤彩，大戰七餘合，不分勝敗。只見官軍一字列陣，隊伍整齊，上面槍炮連聲，城牆大震，下西沙泥連擔，濠塹將平。董平見了心慌，只得撇了成英，舞著雙槍，官軍隊裡亂衝亂突，官兵紛紛自亂。成英見了，即忙鳴金收兵。董平亦不戀戰，退入城中，趕緊備禦。成英收兵，安營立寨。成英道：「今日這番攻打，眼見此城必破，只可惜這賊攪亂隊伍，不能取勝。」眾將皆稱可惜。成英便傳令把曹州城團團圍住。董平在城內披掛停當，對鮑旭、焦挺道：「萬不料張繼如此了得。」原來金成英坐纛上只寫著「山東鎮撫將軍」六字，所以董平誤認成英即是張繼。鮑旭、焦挺齊聲道：「明日待小弟等去會他一陣。」

次日清晨，金成英早已立馬橫槍，大叫：「董平背君賊子，快來納命！」董平大怒，提槍上馬，開城迎戰。鮑旭、焦挺兩馬都出城來。董平早已敵住成英，兩馬盤旋，三槍卷舞，戰夠多時。鮑旭、焦挺見董平不能取勝，一齊上前，成英一枝槍敵住三般兵器。成英藝藝雖然高強，兀自遮攔多攻取少。只見城上不住的鳴金，董平、鮑旭、焦挺急忙回城。方過吊橋，成英馬快，已撲到吊橋，手中呼的豁出軟索撓鉤，將吊橋鐵索鉤住。背後早已撲到二百名撓鉤手，一齊幫回來鉤。兩員隨將手出二斤重錘，錘斷鐵索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二百名撓鉤手到時，成英早已撤了軟索，一馬飛過吊橋，撲到城門，守城賊兵關門不迭。董、鮑、焦三人知不是頭，死命敵住成英，就在城門邊廝鬥。城上賊兵慌得手忙腳亂，看著城下混鬥，又不敢發矢石，恐傷了自己的將官。那官兵早已撲上吊橋，董平等三人只得逃入城中。焦挺忙得手亂，被成英一槍擄出城外，撓鉤手一齊上前，亂鉤亂搭的捉去了。城上急放千斤重閘，成英急下馬用手托住，忙叫身邊一兵用鐵棍支撐。方才撐定，董平在城內也急下馬，趕出來一腳鉤開鐵棍，只聽得天崩地裂的一聲響亮，閘板下來，隔得城裡城外兩不照面，城上矢石齊下。成英只得收兵而回。董平見閘板已下，方問軍士何故鳴金，軍士道：「東、西、南三門，被官軍攻得十分緊急。」說未完，董平忙教鮑旭看守北門，自己飛速往三門去閱視，只見三門官兵都退。董平料知利害，飛速差人去報知宋江。這裡加緊防守。

那金成英回營歎道：「不殺董平，此城不可得也。」且升帳檢點兵馬，將焦挺上了靠鎖，派三員名兵丁緊緊看守；一面吩咐安排午飯，三軍飽餐將息。又是一日，成英又整頓士卒攻城，接連攻了五日，不能取勝。成英心急，正在躊躇無計，忽報營外有一大漢要來求見，並有書信投遞。成英看那書信，寫著「李宗湯拜城」。成英大喜，忙問那大漢若何形狀。軍士稟道：「那大漢身長八尺，腰大圍，雙目有稜，面如渥丹，手提五指開鋒三稜鑲鐵槍，騎著嘶風赤兔馬，自稱姓韋。」成英道：「此必韋揚隱也。」忙叫開營請進。

那大漢從中門直入，成英下帳迎接。定睛一看，原來不是別人，就是前番在那濟寧州南城驛騙訪不著的魁偉異人，成英喜出望外，撲翻虎軀便拜。那大漢慌忙答拜。成英道：「小弟在濟寧州南城驛兩瞻威容，無由接見，不意今日大駕親來，實深萬幸，敢問高姓大名。」大漢道：「小弟姓韋，名揚隱，會稽縣人也。」成英愈喜，道：「原來就是韋揚兄，久仰之至。李宗兄好否？」韋揚隱道：「李兄自從濟寧道上，得接警欵，不勝欽佩。回東京時，與弟言及，弟辦渴慕之至。今弟有事濟南，李兄又有信致候，是以特到檢討衙門奉候。據門房說起，方知吾兄在此威討狂賊。弟歸東京，順途拜謁。」成英大喜，便吩咐殺牛事馬，款待韋揚隱，就在中軍帳分賓主坐下。成英道：「日前濟寧一役，李兄匆匆途遇，未遇細敘，不識閣下與李兄現居何職？」韋揚隱道：「吾兄休問，弟與李兄皆本鄉武舉，生性剛愎，不善趨承。最恨那般鄙猥猥縮的小人，彼自以為規避盡善，凡事穩當，弟等卻不可與一朝居。滔滔者天下皆是也，世無知我，我輩終於埋沒，尚有何說！」成英亦大為感慨，又問道：「足下此去，有無貴幹？」韋揚隱道：「此去尚欲尋訪一友。此友姓顏，雙名樹德，表字務滋。此人卻與梁山上的霹靂火秦明，係中表親。那年因貧苦之故，往青州去投奔秦明，中途未至，秦明那廝已降於賊。此人漂泊無歸，弟正無處訪尋，近在濟南得信，知他在河南歸德府行乞，弟是以急欲尋訪。即吾兄處亦不敢久留，少頃便要告辭。」成英聽了，驀然動念，便道：「吾兄何不少留。弟有一事奉懇。」韋揚隱道：「吾兄敢是為殺賊的事？」成英道：「正是。」便把董平的利害說了一遍，並道：「吾兄此來，是天佑我，拜懇助我一臂。」韋揚隱道：「小弟訪友事急，今既承所委，小弟一斬董平就要上路。」成英道：「仗神力除此巨賊，小弟便無他慮。」當下歡飲暢談。酒筵方撤，韋揚隱便請出戰。成英便傳令出陣。

營外三聲炮響，成英當先出馬，韋揚隱提槍亦出。成英高叫道：「董平賊子，快來領槍！」董平深恐城池有失，不敢出戰。成英教軍士一齊辱罵，董平只是不出。成英心生一計，教把焦挺渾身洗剝，繩穿索縛，驅出陣前。成英大笑道：「量你賊子萬不敢出城來搶！」果然激得董平怒不可遏，提了雙槍，開城驟馬而出。韋揚隱一馬飛出，單槍搦戰。兩邊戰鼓齊鳴，喊聲大振。成英立馬陣前，看那兩人槍法，端的神出鬼沒，大戰六□餘合，兀自勝負難分。成英性急，便挺槍上前。那董平雙槍、韋揚隱單槍攪做一團。成英看得分明。乘勢將董平左槍一壓，董平忙將右槍架住了韋揚隱。成英槍頭已起，對董平咽喉便刺；董平左槍急挑。成英槍頭爆上，董平額角鮮血迸流。韋揚隱的槍已逼開董平右槍；對腹刺入；成英槍頭又順到董平胸前，雙槍並下，把一員能征慣戰的名將董平，登時死於非命。韋揚隱抽出帶血的槍；拱手向成英道：「恭喜仁兄，我去也。」驅馬向南而去。成英便傳令攻城。城上見董平已死。軍心慌亂，如何守得住。鮑旭料知無濟，領數□鐵騎衝開東門，落荒而走。城上賊兵齊聲願降，城門大開。成英領大隊入城，一面出榜安民，一面安置降兵，一面將董平的首級並焦挺正身，先請那都監解去都省報捷。成英恐賊兵再來奪城。便在府衙點兵派將，鎮守各門，並一切營汛，嚴緊守望。原來成英攻曹州時，將各處山隘都虛設旌旗，堆積煙火。那劉唐在濮州，聞得曹州被圍，急欲來救，怎奈林冲不在，又深得官兵眾多，深恐救兵一出，本城先失，疑畏不敢出來，成英是以大獲全勝。

那鮑旭逃出曹城，途中迎著宋江，哭訴曹州失陷，董平陣亡，焦挺被擒。宋江大怒，便欲再攻曹州。吳用歎了口氣，勸阻道：「罷了，我兵力疲矣，一事無成。弟與兄長自四月至今，半載有餘，未曾回歸山寨。那廝既能傷我董平兄弟，必非泛常之輩，斷不能一鼓而下。萬一再有事故，我真罷於奔命矣。且歸山寨養息，再思復仇之舉。」宋江只得依從，一同回歸山寨。不題。

且說都省檢討使賀太平，自從送金成英出師之後，日日盼望捷報。這日忽接到兩處的捷音：先接的是青州馬陘鎮捷音，乃是雲龍親解賊黨郭盛一名，並賊徒首級八千餘顆。雲龍稟稱：「猿臂寨義勇陳希真、劉廣，極願建功贖罪，歸誠朝廷。今蒙陰被圍，總管雲某遣小將赴援。陳希真自領部眾，前來協同剿賊，遣其女陳麗卿力擒郭盛，並斬獲賊首，來鎮獻功。並有召村義民，亦來助戰。謹將蒙陰剿賊情由具報。」賀太平大喜。又接到金成英遣人解上董平首級，及賊眾首級二百餘名，生擒賊黨焦挺一名，並收復曹州的捷報。賀太平大喜，遂會同劉彬、張繼審訊賊囚。訊訖，將郭盛、焦挺就在都省正法，梟首示眾。郭盛已決，便將刺殺天使的一案歸結。首級分各門號令。賀、劉、張三人將兩處捷報，各會銜恭折奏聞。

不上一月，朝廷恩旨下降：「救援蒙陰案內，雲天彪、雲龍、風會、李成、胡瓊，均加一級；陳希真、劉廣等，准其贖罪，賞給忠義勇士名號，如再能斬盜立功，定予重賞；召忻著給防禦職銜。收復曹州案內，張繼知人善用，賀太平薦賢有功，均從優加三級；所有收復曹州之武舉金成英，著實授曹州都監；其力斬渠魁之武舉韋揚隱，著賞給侍衛，在京供職；將弁照例分別賞賚撫恤。所有曹州知府一缺，地當衝要，公務繁難，非精明強乾之員，不足以資治理。查有海州知州張叔夜，心地明白，辦事勤慎，著即補授曹州知府員缺。一應善後事宜，妥為趕辦。」賀太平等領旨謝恩畢，即委差官恭齎恩旨，分頭到猿臂寨、曹州府兩處去。陳希真及眾英雄接奉恩旨，歡欣忭舞，叩首謝恩，款留差官，設筵慶賀大喜。且按下慢表。

那金成英領旨，亦忭舞謝恩，進了舊都監署，哭奠了梁橫一番，接印供職，專候新任知府張公到來。不知張公係何等樣人，到了曹州有無新政，且聽下回分解。